

# 从符号学“窥视”疫情

■本报记者 袁一雪

“疫情的重压下,口罩被赋予了‘保护与被保护’的新含义,人们不再抗拒它,而开始慢慢接受;网络课程也因为教师讲课的语音语调、脸上表情难以辨识而降低教学效率;博物馆云参观与实地参观则因为感知等原因产生差异……

这些都是社会符号学研究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很多人不会深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张艺琼,为自己的有心无力而焦虑。4月初,她收到一封来自英国利兹大学 Elisabetta Adami 博士的邮件,邀请她加入 PanMeMic 项目。“收到邮件,我非常激动,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文社科研究者终于可以为疫情做些事情了。”张艺琼说。

PanMeMic 是 Pandemic Meaning Making of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的缩写,意为“疫情的沟通和交流”。简称中的 Me 和 Mic 也暗含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一个麦克风,使得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之意。”张艺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解释。

“这是一个跨国合作研究项目,旨在让学术界和非学术界人士参与进来,以期了解大流行病是如何迫使我们所有人改变交流和彼此互动的方式的。它希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潜力来探讨新的研究方法,以公开、实时的方式吸引学者和公众展开国际对话,交流恐惧与问题和探讨应对方法与经验。”Adami 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中国科学报》。

## 这不是学者自 High 的项目

被隔离在家、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新冠肺炎疫情改变甚至颠覆了正常的生活与交流方式,但却鲜有人意识到,这些疫情带来的改变是可以从符号学的视角进行探讨的。

“Adami 博士发起这个项目跟她的亲身经历有关。”张艺琼介绍说。Adami 是生活在英国的意大利人,意大利疫情暴发之后很快蔓延到英国。Adami 先后经历了亲友被隔离、自己被因家中。

在担心自己与家人之余,Adami 意

## 故纸求真

# 冯元桢眼中的吴仲华——从冯元桢致李敏华的一封信说起

■顾金亮

冯元桢(1919—2019),1919年9月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享有世界“生物力学之父”的美誉。冯元桢于1937年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3年获该校硕士学位。随后,冯元桢赴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1948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66年以前,他主要从事航空工程和连续介质力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1966年以后,他致力于新兴交叉领域——生物力学的开拓,是举世公认的生物力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吴仲华院士则以创立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著称于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科技交流的加深,他们从当初在各自研究领域脱颖而出时的互闻其名,到逐步相识并引为知己。1992年9月19日吴仲华在北京逝世,远在美国的冯元桢得到消息便致信李敏华,追忆他心目中的吴仲华印象,并表示诚挚慰问。信的内容如下:

敬华学长:

上周得吴明来信,始知仲华兄已于去年九月十九日在京逝世。惊闻噩耗,不知所措,哀伤终日,忆及他的音容,如在眼前。他前年过此,我们在 La Jolla Village 与 UCSD 及南加州科

工学会诸人聚餐。餐会上将美国机械工程学会颁给仲华兄的 ASME Fellow Certificate,颁赠仲华,全体鼓掌祝贺,喜气洋洋,仲华身体精神很好,不意竟成永诀!

我于四三年前,就知道你和仲华两人对于弹性力学与热机方面杰出的贡献,1950年初即通知你在 NACA Lewis Lab 的重要工作。但真正会面,却要等到1973年,以后我们会晤较多,我最佩服仲华兄努力工作的精神。有一次在力学所,我于盛夏去访,见他穿着露臂 T 恤,挥汗在办公室工作。这一幕感人的景象,你们一定见惯,对我却印象特深。仲华兄一生对学术及国家的贡献,已有报章及大百科全书的报道,早有定论。一生为人,有这样多的成就,受人尊崇,实不虞生,只是他留给你的空虚,一定使你无限伤感,我无法减少你的伤心,但还是希望你能节哀,保重你的身体。我有一个想法,你们两人的一生,实在该有较详细的记录。你应该抽出时间来写一本自传,仲华不知道有没有写自传?假使没有,你就得写你们两个人的了。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给学术界大时代做一个个人记录。价值是很高,我鼓

励我们同辈的人都做这件事。写仲华的,恐怕你又不辞劳苦了。

祝你康健,望你节哀,多多保重!

元桢

1993年1月10日  
人生常恨知音稀。知音,是不分远近,不计功利,高山流水、心有灵犀的遇合。冯元桢、吴仲华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是各自科学领域的翘楚,他们俩惺惺相惜。吴仲华的去世自然使冯元桢无限伤感,对故友的思念文字落诸笔端,一个朴实无华、勤勉敬业、对科学发展孜孜以求、令人肃然起敬的吴仲华形象跃然纸上。



▲冯元桢伉俪致吴仲华伉俪信

▲吴仲华逝世后冯元桢致李敏华慰问信

顾金亮藏

感知等原因产生差异……“这些都是社会符号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也会遇到,但是很多人不会深思,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张艺琼说。

9月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提到,许多人担心虚拟与网络学习对儿童发展社交技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其实,成年人也因为疫情而在社交活动中变得笨拙。只是,孤独与饥饿或口渴一样是一种生物信号,如果我们不了解发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这种生物信号可能会扎根。

“人们可能会忽视其他人发出的信号,也可能因为其他人的行为更敏感。比如,音频可能遮挡了对方不耐烦的眼神,但对对方声音发生了距离变化时,你可能又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事实上,对方可能正在应付另外一件事情,而这与你并无关系。”张艺琼继续解释。

通过收集疫情下人们沟通交流的变化表象,符号学研究者希望了解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角色的受众,“我们想评估哪些改变是新的,哪些改变被疫情加速,哪些事情因为疫情而被中止。”Adami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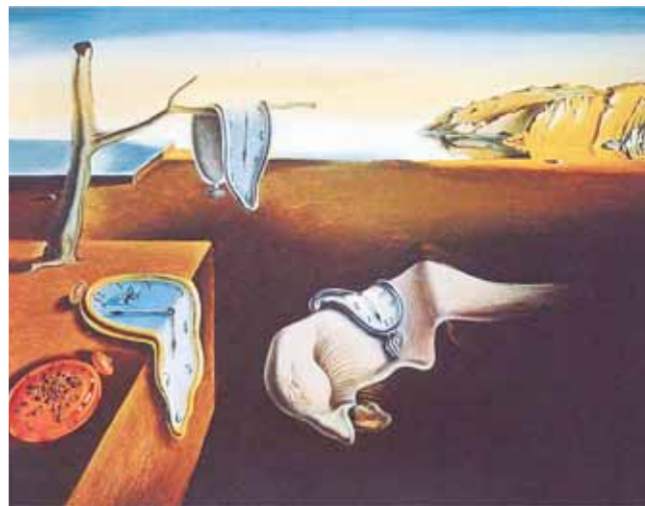
## 期望社会科学发挥更大作用

如今,PanMeMic 项目已经进行了4个多月,第一篇论文也在7月发表。但对于张艺琼等人来说,这项研究刚刚开始。随着项目推进,他们越来越感受到需要更多人加入其中,才能使得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我们希望了解现象背后的规律,但需要收集更多的素材。就像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找到了万有引力一样,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苹果落地,之后的工作就是寻求现象背后的规律。”

事实上,张艺琼的生活与工作繁忙异常,“并不是所有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都有时间和精力为项目出谋划策,但并没有人抱怨,每个人都倾尽全力地做自己的事情”。

Adami 也认为,PanMeMic 项目是一个符号学研究的实验,因为项目让学者与非学者都参与进来,共享数据和信息。“当然,我们也感到有必要对研究方法和实践进行创新,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Adami 说,“同时,我也想呼吁其他学科的专家参与,因为 PanMeMic 是跨学科的项目,涉及到符号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媒体和传播学、教育学等。”

接下来,PanMeMic 团队将继续推进国际对话、克服社交媒体平台和语言障碍。“然后我们会共享这些相关内容,通过观察、分析和探讨,寻求现象背后的规律。”Adami 说,“我想强调的是,PanMeMic 刚刚起步,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加入我们!”



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永恒的记忆》

时间是一个谜,物理学家在使用时间时是不思考究竟什么是时间的。时间谁来思考?哲学家思考。

从前有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到英国去,他问一个老太太几点钟了,但是他英文不太好,本来想问的是“what is the time?”,结果他问成了“what is time?”(什么是时间?)老太太十分惊讶地看着他:我怎么会知道,你得问哲学家去。

古希腊晚期,思想家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什么是时间?你不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我,我就茫然”。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问我什么是时间?好像不问我还知道一点,你一问我就不知道了。这种不知道来自于根深蒂固的时间客观化,认为时间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是牛顿思想的体现。

真正理解时间,只理解客观时间是不够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霍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时间简史》,这个名字引起极大的混乱,什么叫时间简史,时间也有历史吗?时间之前的时间是什么?这是把时间空间化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回到我的主题,时间真正的含义来自于主观时间,来自于人。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内时间意识,尽管人们不甚明了这一概念,但内时间意识才是时间真正的起源。

为什么这么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当下”是现实,但按照物理学家的观点没有“现在”这一说法。如果把“现在”说成是一种幻觉,没有人会同意。回到人类的内时间意识来看,“当下”内含了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使得我们把某一类存储数据辨认为“过去”,把某一类存储数据辨认为“未来”。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结构一定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真实的?

在我看来,内时间意识的发育是在人出生之后,而不是在出生以前。虽然尚不知内时间结构是什么,但是我却可以告诉大家它来自哪里。它来自于人类进化。

人类进化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是脑容量。脑袋越大的物种胎儿的孕育期越长,进化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让人类提前生产,所以人类是一种先天缺失的存在。牛犊子、羊羔、猪崽子,生下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人类的婴儿生下来干什么也不是,形如一团烂泥。

早产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人类必须通过世代的养育把他养成人,所以人不是靠 DNA 而成人,而是靠养育成人,这一点注定了人是人文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和人文要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问题是人为什么可以被教养,而动物就不行,这涉及教养结构,教养结构是什么仍是一个谜,但这种结构首先体现在能够产生所谓“过去”的意识,并且把过去意识落实到当下。也就是说个体本来也有一个时间结构,通过时间结构一切过去的经验可以内化成为个体当下的经验。换句话说,人类历史全部文明的积淀通过教养的方式,可以成为每个人自身人性修养的来源。

第二个是人类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有死亡意识的物种就必然有一个所谓“未来”意识,因为死亡意识的存在,使得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感知死亡的来临,这就是“未来”。未来的维度来自于死亡意识,哲学家有一句话叫

# 时间与人文

■吴国盛

做“人类是向死而生的物种”。向死而生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明人类知道现有的一切是有限的,终将要结束。第二个意思是人类拥有了对于虚无的概念,他能够理解什么叫虚无,动物只能接受直接的现实。人类有了死亡意识之后可以思考什么叫无。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历史可能性的前提。

这就出现了“人文”的概念,文在古代汉语是一个动词,通“纹”——纹路纹饰,对个体的雕刻、塑造、教化、规划,一言以蔽之,“文”而化之。“文”的可能性奠基于一种所谓的内在时间结构,这种时间结构把过去、现在、未来结为一体,构造人类丰富多样的人文经验。

在人文科学里,有两件东西特别重要。第一是语言,人之所以为人,其本质来自于他所承受的人类过去的经验,这个经验首先通过语言来体现。第二是历史,历史是当下对于过去的记录、叙事、表达、理解,历史不是单纯的过去,历史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所以,学习历史就成了一个人训练人文素养基本的学科和功力。为了证明一个新学科是合理的、为了证明一件事情是合法的、最好的办法是追溯它的历史。通过追溯历史的方式,可以申明现实的合法性,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因此,我们说看历史有多远,看来就有多远。

科学是什么?说白了科学也是一种人文。科学发源于或者发生于特定的人文之中。科学来源于古代希腊,古代希腊最早产生了科学精神。随着希腊城邦文明的消失、罗马帝国的崩溃,科学就流落到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世界短暂逗留之后,又流回到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欧洲通过近代一系列思想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掀起了近代科学革命。科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这样一个丰厚的人文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科学不是在任何地方自然产生,其产生要求有特殊的人文背景。因此,理解科学诞生的人文背景很重要,它帮助我们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精神。

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这件事情对我们是一个挑战。中华民族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定居文化,定居文化特征是熟人关系,基本上以血缘方式来构建。希腊城邦时代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迁徙文化,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契约文明最根本的要求是人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科学不是一个人文孤岛,它植根于丰厚的人文土壤之中,科学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人文环境。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转型,从而创造出新型的人文,而在社会转型、精神提升和文明复兴的征程上,科学是可以而且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

在这个强调科学的时代里,中国人对科学充满着由衷的尊敬和期待,但我希望大家的眼界更开阔一些,中国科学的落后表面看来是科学的落后,背后的根本是人文的落后。今天的某些思想把人文变得含混,使得人们不知道它真正的人文在哪里,唤醒大家对人文的重视——即使办一所以理工科大学,人文的训练和教育仍是科学教育内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锦上添花”。

(本文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西湖大学湖心讲堂“跨越时空的纠缠”的报告发言稿,有删节。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 国家图书馆迎 111 周年华诞

本报讯 9月9日,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喜迎建馆111周年,国图策划了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活动。

9月8日晚,国图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新华社客户端、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以及国图官方微博同步推出一台线上节目。该节目分为不忘初心、传承文脉、创新服务、全民阅读四个篇章,通过老专家朗读、口述史访问、公开课演讲、视频连线、短片播放等多种形式,讲述国图111年发展历程,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图好故事”。

9月8日晚,国图正式揭晓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科普类、少儿类15种获奖图书。其中社科类包

括《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教育问题探源》等6种,科普类包括《这里是中国》《播火录》等5种,少儿类包括《雪山上的达娃》《两个天才》等4种。

在国图建馆111周年之际,国图还面向社会开展留言及寄语征集活动。于8月5日启动的“我如鱼书如水 国图如海”的读者留言活动,收到了广大读者和全国图书馆界的真诚祝福。此外,山西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9家图书馆今年也迎来建馆111周年。

(李芸)